

侠骨柔情灵玉燕

上

上官云飞

著



8
10

俠骨柔情靈玉燕

下

上官云飛 著





责任编辑:罗益群

封面设计:大 侠

ISBN 7-80505-650-1

I·592 定价:12.00元

(全两册)



上官云飞 著

夹骨柔情灵玉燕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夹骨柔情灵玉燕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 新登字003号

侠骨柔情灵玉燕

上官云飞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21.75印张 468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12.00元

ISBN7—80505—650—1/I·592

(全两册)

内容提要

生当末世，满目蒿艰，朝政日非，民不聊生。于是，民变迭起，结义成社，替天行道，铲奸除佞。燕家归来、何去弟兄，身手不凡，大智大勇；沈家小玉、程家小灵姊妹，痴情重爱，死死生生。触目惊心、感人至深的是归来与小玉“双剑连体”、侠骨柔情，生死与共，所向无敌……

鹰犬当道，助桀为虐，他们施明枪、放暗箭，挑情逗仇，与英侠争夺霞光剑、紫阳剑，最后排出“五星阵”法，欲一网打尽白莲教众。

善与恶的斗争如火如荼，邪不胜正、奸难害忠，燕归来以“御风而行”的绝世轻功，几经苦战，终剪除柳氏四大高手、使恶棍穆太一毙命。

花贼赌命渔色，弱公子却身怀绝技，童笛认贼作父，魔头改邪归正却身死贼手……情奇事诡，真伪难分，情仇交织，变出意外。

多少杀伐打斗、使勇斗狠、情变情恨，到头来，人归何处，情系何人？

目 录

第一章	旷野孤魂燕归来.....	(1)
第二章	魔头横行害武林.....	(14)
第三章	痴女有欲不敢言.....	(30)
第四章	祁山五狼走中原.....	(42)
第五章	花贼无处不销魂.....	(56)
第六章	收徒不慎遗后患.....	(76)
第七章	一意寻仇又遭算.....	(92)
第八章	追魂不散败而还.....	(105)
第九章	小玉伤情遇花贼.....	(118)
第十章	魔鬼独白魂不在.....	(134)
第十一章	箫声佛影难参悟.....	(150)
第十二章	爱徒不孝生事端.....	(167)
第十三章	昭昭善恶有后报.....	(188)
第十四章	人间何处是归程.....	(204)
第十五章	无意有缘入洞天.....	(215)
第十六章	灵蛇苍云小人面.....	(234)
第十七章	心慈放贼身遭难.....	(256)
第十八章	入死出生夺药艰.....	(277)

第十九章	魔头向善托孤泪	(295)
第二十章	老贼作恶剿白莲	(313)
第二十一章	孽海无涯回头岸	(330)
第二十二章	关外武林进中原	(351)
第二十三章	恩将仇报阴毒计	(368)
第二十四章	身困石室智脱身	(387)
第二十五章	逍遥道士无尘子	(408)
第二十六章	夜遇妙龄女惊鸿	(427)
第二十七章	小童摇舌哄群贼	(443)
第二十八章	八卦妙阵随烟飞	(461)
第二十九章	妙计巧定再邀敌	(476)
第三十章	书剑飘零情太痴	(493)
第三十一章	英雄少年智谋强	(511)
第三十二章	青儿生爱呼燕郎	(530)
第三十三章	五星阵式计谋高	(553)
第三十四章	紫阳霞光剑虹闪	(577)
第三十五章	万紫千红欲逞狂	(599)
第三十六章	有爱无缘枉痴情	(624)
第三十七章	神功盖世震群魔	(648)
第三十八章	剑气箫心何处归	(674)

第一章

旷野孤魂燕归来

晚清名士龚自珍骤然离世，犹如天宇红日骤然坠去，多少志士仁人扼腕稽首同悼这一普照众人的巨星陨落。

噩耗传入北京，燕归来如觉天崩，不禁仰天大哭。他独自狂饮，大醉三天。此时的燕归来，心已成了茫茫一片空白，天空是雨前弥漫的乌云，大地是无际的沙漠，他象一叶扁舟，没有舵也没有方向。

燕归来不知何时从床上滚到地上，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

他感到腹中象燃着烈火，烧得他浑身没有了知觉。忽然一股热浪从腹中涌上，他浑身一震，身体紧缩，猛抬头，一张嘴，喝下的酒“哗哗”地吐出，喷在胸脯上。他的身上和他身边都是吐出的酒和吃下的饭菜。

他也许感觉到吐出这些酒后身上舒服了点，也许感到浑身更加麻木无知觉，他的双眼无力地闭着，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境地。

在这样一种境地逗留，也许是心灵痛苦者最好的去处。时间过去了多少，燕归来不知道，他也没有打算去知道，他不愿让自己的头脑里留有任何记忆。

他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双手压在心口，面如死灰，不带任何表情。

“燕——，燕——”这声音象从天边飘来，遥远得令人捕捉不到，然而却一声一声地敲击着燕归来的耳鼓。这声音很低很细，却充满着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它包含了世间所有的爱。任何一个沉睡的人，只要听到这种声音，也会醒来。

“燕——，燕——”这个声音充满着无限的深情，在他的屋里飘荡。

燕归来象被冷水一激，突然睁开眼睛。他要寻找这个声音。然而，这声音没再传来。

他的嘴唇在动，他想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但没有声音。

他睁大眼睛，望着墙上挂着的箫，和与箫挂在一起的那柄剑，他从没有这样望过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箫和剑。

他似乎听到是箫和剑在一声声地呼唤他，声音充满哀怨和力量，是箫剑给他灌注生命之流。他感到浑身在恢复知觉，他目光冷峻，嘴唇发紫，面色苍白。他扭过身，抱起身边的酒坛，酒如泉水流入他的口中，流入他的腹内。他一闭眼，双手一推，酒坛摔在墙上，“砰”的一声变成了碎块。

“燕——，燕——”

“是你在喊我吗？我的箫，我的剑？我的箫剑！”

“燕——，燕——”

燕归来猛然站起，扑向墙上的箫和剑，他控制不住自己，一手握箫，一手把剑，头却重重地撞在墙上。血从他额头上流下来。

他捧起玉箫，旋即一曲悲凉、哀怨的曲调充满了整个屋子，飘到了室外；似乎充满了整个天宇。曲调愈来愈悲凉：犹

如肃杀秋风，在旷野上逞威；茅草瑟瑟，在秋风下发出颤抖的哭泣；犹如寒夜的狂风吹动干枯的树枝，发出的阵阵悲嚎，又如在那样风寒之夜寡妇的哭声。箫声沉重婉转、悠长，充满沉闷、压抑、哀怨、绝望的情调。

“燕——，燕——”

一个少女惊慌地破门而进。她跑到燕归来面前，竟呆立住了。燕归来两目放光，面带冷峻，双臂平举，仰头吹箫。他浑身是酒污，满屋是酒气，床上被褥乱七八糟，桌上杯盘狼藉，地上都是摔碎的酒坛碎片。

燕归来依然挺立，箫声不停。那少女扑上前，抓住燕归来的双臂使劲摇动，燕归来依然不动。

“燕——，燕——”

箫声如狂风刮过，似大雨滂沱，随后戛然停止。

燕归来僵立不动，那少女还在使劲摇他，大声地喊着“燕——”。泪水从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流出来，她只想把燕归来唤醒，让他看看她。她爱他。她害怕，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所爱的人会这样。她从没有这样大胆地闯入他的屋里，这样抱住他的胳膊，对燕归来的爱已使她抛掉了所有的男女大忌。

燕归来的身体向后倾去，那少女不顾一切地抱住他，把他抱起来放到床上。她拿出手帕轻轻地擦拭燕归来额头和脸上的血迹，嘴里还不停地喊着“燕——”

她又端来水，小心地喂燕归来，燕归来喝下几口水，便又昏昏睡去。

那少女给他盖好被子，打扫干净房间，坐在床边痴情地望着他。

燕归来双眉紧锁，两眼紧闭，似乎万般愁怨都锁在了眉间。他挺立的鼻子，有棱角的嘴唇，显露出刚毅。

他双手紧握玉箫，放在胸前。

直到傍晚，燕归来才醒来。原来燕归来抑郁不得志，又受龚自珍之死这一刺激，面对民族危亡和在天地间人的归宿，他寻不到自己的道路，故此狂饮。醒来痛不欲生，把箫吹了一曲，用上了他的内功。尽管他内功深厚，但这一曲也耗去大半，因此昏睡了一天。

那少女见燕归来睁开了眼睛，立即伏身抱住他的肩头，“燕——，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说着，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燕归来张一张干燥的嘴唇，没有说话，只是望着她。她立刻端来茶水喂了他两口。

“小玉，没，没什么。”燕归来的声音微弱。

“燕，你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呢？”

“不，不是折磨，是解脱。”他淡淡地一笑。

小玉茫然地望着他。

“空负箫心与剑名！”燕归来幽幽地吟出一句诗来，声音象从天边传来。

“小玉，你我虽然相爱，你却不理解我的心，这不怨你。”

“我希望理解你，我在努力！”

“真心地谢谢你。‘医国手’龚自珍饮恨而逝，你知道吗？”

小玉点点头。

“外族侵入，国难当头；昏君无道，民不聊生。举国上下，一片昏暗。我满怀治国安邦之大志，不曾想却被穆彰阿掳来，做个幕僚。象龚自珍这样的‘医国手’有治国之策，安邦之

才，却不被重用，屡遭排挤。象穆彰阿、琦善之流卖国求荣，却受重用，掌握国家大权。林则徐抗外禁烟有功，却又遭穆彰阿的谗言，大祸降身……”

小玉点着头，满脸惊恐。这是在穆彰阿府上，万一被人听去，命就没了。

“燕，别说了，我理解你了，我理解。”

“人生难得一知己，你能理解我，我感到欣慰。小玉，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无能为力，到底人归何处？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

“燕，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只要爱。”

燕归来听到此话，尽管犹觉内心还是空虚，但总觉得到了一点慰藉，觉得心灵有所依托。他不禁把头埋入小玉的怀里。

燕归来此时真正感到了爱是人的一个归宿，爱是一间能阻风隔雨的房子，爱是一块圣地。

过了好长时间，他抬起头，望着小玉的眼睛，说：“小玉，明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小玉点点头：“嗯，我们去找一块净地。”

“不，你先回家，过一段时间，我去找你。”

“那你到哪里去？”

“我还要去寻找！”

“寻找什么？”

“寻找我自己。”

“什么？”小玉又茫然不解地望着他。

“是的，是寻找我自己。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要寻找这个答案。”

“我师父收下我们徒弟三个。大师兄参加白莲教起义，最后战死；二师兄当了游侠，杀富济贫，也不失为一位大侠。师父也希望我学成武艺，象大师兄那样能杀贪官污吏，为国除奸；或者象二师兄那样能杀富济贫，为民除害。而我认为贪官是杀不完的，民害也是除不尽的，我说服师父让我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我希望能跻身朝中，能保佐皇帝治国安邦，不曾想，中了状元，却被穆彰阿掳来做了幕僚。我空怀大志，却如此生存……”

燕归来悲愤欲绝，说不下去了。小玉曾不止一次地听燕归来说这些，她无言地望着他，伸手拿过燕归来手中的玉箫。

“龚自珍说：一箫一剑平生意。我也是：空负箫心与剑名啊！”

“燕，我们明天就走吗？”

“我不能再在这里多呆一刻。”

“我和你在一起好吗？”

“我们会在一起的，但不是明天。我会去找你的，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嗯，我明白！”小玉握紧燕归来的手，大颗的泪珠掉在他俩紧握在一起的手上。

次日五更时，燕归来和小玉不辞而别，出城而去。

二人轻功很是不低，待太阳升起时，已离开京城五六十里地。二人来到一个不太大的小镇，进入一家“燕春”小店，准备吃点东西。

店家殷勤招待，二人要了几个便菜，一笼包子。正吃着，进来一个人，此人中等身材，看上去干净利落。小玉见此入

两眼明亮有神便知他内功不浅；燕归来却一眼盯住他手中的剑，剑身用布包着，剑把露在外面，乌黑锃亮，显然是一把非同寻常的宝剑。

此人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桌旁，要了二斤牛肉一壶烧酒。他抬头看了看燕归来和小玉，把宝剑放在了桌上，而后开始快速地吃肉喝酒。

此时，又进来两个人，店家一见立即迎上前去，满脸堆笑：“您二位有何吩咐？”

“哎，我说张老板，赊你一百斤牛肉，可以吗？”

“大爷，您别……，您看我们店小利薄，实在是……”这张老板已被他们白吃怕了。

“噢，不赊？”

“实在是没有那么多……”

“好吧，我不赊了。”说完伸手去抓店家的胸脯。店家灵巧地向后一缩，弯下腰，举手抱拳，貌是赔理，其实是闪过那人凶狠的一抓。那人一伸手，燕归来便知此人用的是鹰爪功夫，若被抓住，店家非吃亏不可。正为店家担心，不曾想店家竟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抓。

“请您老开恩，我们小店实在是……”

那人没抓着，顿时眼冒凶光：“我的弟兄正在外面等着，从你这路过，赊点牛肉都不肯，真是不识抬举。”话没说完，右手已是一招“鹰落平川”罩住店家的脑袋。店家迅急一闪，但是这一爪太快了，竟被他抓住头发。随着他的左手又向店家的胸口抓去。此人凶狠非常，招招致命。燕归来举筷正要救下店家，忽见那人突然如土委地，左手停在了空中。

小玉好不惊讶，以为店家功夫高超。燕归来也是大为惊

诧，他惊诧的不是店家逢凶化吉，而是在墙角坐着的那个人，他发现此人功夫非凡。那个不讲理的恶人竟是遭了他的道儿。

坐在墙角那人离那个恶人有一丈多远，正当他对店家使出杀手时，正好背对墙角那人。燕归来虽然两眼盯着前面，却也看到了在那一刹那，那人右手掌平伸了一下，燕归来明白：这是“隔空点穴”，点了那恶人腰背臀尾的“尾闾穴”。

那恶人紧闭呼吸，站在他后面那人拖起他就走。店家吓得面如土色。

墙角那人站起身来，说：“店家，我来付钱。”说着把一块银子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宝剑跟那两人随后而出。

燕归来见那人提剑而去，突然觉得此人身影好生熟悉，但一时也想不起他是谁。

小王却感到莫名其妙。燕归来见小玉疑惑不解，笑一笑说：“那人会‘隔空点穴’。”

小玉甚感惊奇，虽然知道“隔空点穴”，却从未见过。能使“隔空点穴”的人，必须内功深厚，练到上乘功夫，非是常人所能。

原来刚才那两个恶人也非是常人，他们一共五人，被武林人称为“祁山五狼”。他们个个心狠手黑，无恶不作。不曾想今天碰上了高人，也不得不夹尾而逃。

燕归来和小玉走出小镇，来到岔道口。

“小玉，我们就此分手吧！”

“燕，你不再送我啦？”小玉声似哀求。

“还是分开走吧。你只管回家，我会回来找你的。”

“你去哪儿呢？”

“我已打算好，先去龚自珍先生的家乡看一看。”